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三冊目次

玄晏齋集五種

〔明〕孫慎行撰
明崇禎刻本

.....一

葛震甫詩集十七卷

〔明〕葛一龍撰
明崇禎刻本

.....四五五

玄晏齋集五種

〔明〕孫慎行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玄晏齋集序

古之立言者言其中所獨得者也中有獨得則見徹見徹而後天下事可以迎刃解是故古人行事肖其言而言肖其中之所有後世文士聲偶以為麗輕艷以為工綴拾餽飣以為富非不斐然以立言自命及當大事竟與昔席所稱說者相背違何也中無獨得則神悸而氣奪也然則文

可浮飾而行可襲取與毘陵

孫公生平介立澹然無好獨湛精性學有年以為言性者莫精于易則玩易以證性內典諸書多與易旨合復旁取之以證易了然徹悟于天人性命之理而又不落于空幻惟從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間一體驗見諸行其所為玄晏齋詩文及困思抄奏議

諸集沈深融徹剖前人未
剖之秘居多余交公二十
年矣雖不能窺公之學然
心誠服公每與知交言或
疑信半歲癸丑晉貳春卿
攝部務適有

國家大事關

宮闈父子之間十餘年不舉
者公毅然力請間有以奇
禍怵公公請益力慫慂執
政之詞厲而篤嚴而無所
逃痛切而使人淚漱漱下

竟獲請此一役也非執政
不能得之

上非公懇摯不能得之執政
人始服公有用之學謂余
言不阿云嗟乎公當力爭
時精誠之極動

天地鬼神格

祖考奮不顧身以弭亂安
社稷古人當大事如公者詎
多見哉它如黜代庶釋楚
繫議科場減貢夷難以更
僕要之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昔人所稱進忠若趨利
論政若訴冤其公之謂與
余數從公廷議見公侃侃
執政前隨機辯折執政稍
諉輒以義振之令人面赧
心下不得不從公余私詢
公何言言中機若此公謂
縈心

國事宵不交睫反覆思之心
口自相應對豫蓄以待耳
及詳讀公集乃知公中有
獨得惟知

君父之為大而毀譽榮辱得
失生死之為細也其心洞
然其氣浩然故其言棘棘
然亡所阿邑曩所云反覆
思者直權詞應余耳歐陽
子謂凡人之情忽近而貴
遠若公之文之行與立
朝事業當遠求之古人中如
以近忽之請觀茲集當益
信余言之非阿矣
萬曆乙卯季春年友弟漢
東何宗彥君美題



玄晏齋文抄類序

一道術

二論古

三論今

四論文

五記事

六家行

七自寓

八自娉

九雜著

道術

詩說

修學記

春王正月

許世子

鬼神

合說

玄晏齋文抄目

白記

辨董

九章

戰國

楊墨

春秋

左傳後序

顏淵

間闕

越不敗

讀莊

金精

讀墨

盜跖

出寺

文昌閣

宋儒四章

朱子別季通

論莊

勞莊

象山語錄引

論古

桐葉辨

駱丞

蔡澤

唐史

仲連

潭淵

公孫弘

史漢序

賈傳

郁離子

魏其

肯蓮

編雜傳

霍光

希夷

三賢序

論今

三大臣傳

曳尾記

論文

荆翁集識

八家文抄

八家後序

文格

四大家

讀朱子文編

荆翁詩選

唐集二妙

詩雜論

詩序

選詩序

讀兩王集

讀陽明奏疏

記事	筭禮記
閑中	鄧英
遷主	楚宗
朝鮮	索香
議謚	保結
山陵	愍忠言
徵收	
家行	
畫記	石屏
記語	病額記
讀書	愛梔
仙源	述戒
別語	內子言
自寓	
居里	文交
梅臺	舊薇
選詩自序	李嘉湖翁
記謝唁戌	
自嬉	
說易記	南明

以下原缺

玄晏齋文抄卷一

晉陵孫慎行著 門人胡爾健輯 男士

詩說

余讀詩于古今忼慨湮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盬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順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豔妻煽處諸番阪蹶踣之倫無不具指于名無敢一隱也至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卽于已名不敢隱也夫子錄詩顧皆特有取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上無誹謗之誅下無姦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議議出焉古所謂詩史詩諫者也迨其後有玄晏齋文抄曰

欲射諫臣者有欲立法監謗者而道路且相目莫敢言卽泰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隱諷云耳而二雅之章熄矣如是則主縱臣諛將何逞不可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直亡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爲詩直道之亡也聖獨爲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禦于無窮者豈非詩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柔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蔡君自愛者不更迫耶稱詩者顧云溫柔敦厚何也夫溫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誹不亂者也憂其危不忍諱其詞而冀一遷改焉是所以

爲敦厚若謂溫柔者不必抗顏無乃便乎若以保姦忍惡爲敦厚澆也滋甚繼詩而作者無如騷其愛君憂國與詩人不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諸蕭蘭艾見意斯已婉矣終爲羣小所搆自沉汨羅夫家父不聞以直誅而靈均何至以婉廢也班固評原曰露才揚已憤懣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懣則曩家父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廢而直道不信于暗君固譏而直道不信于後之人且不信于士君子魏晉來作者代不絕皆騁于浮藻其盛者鳴獨得瀟然間遠不關世也杜甫元白所作諸詩誌天寶后禍敗之因皆道之事

玄晏齋文抄曰

後非規之事前然于載誦歌其致能令人可涕可思歎噓而不忍付者何也此亦直之未亡于人心也乃今學士家顧羞莊言喜危語唯靡靡之耽嗚呼風之流也公忠少而遜全之術多苟以與世靡靡無害而止者豈獨詩云爾哉

常州府修學記

庚戌

晉陵郡學修既成諸學師以杜侯之績來請記余謂學校之新非爲文而已將以新人才也吾常文獻蔚起直藝之新耳卽連歲獲雋大倍往時此亦運會之新而士所自爲新者不在焉今天下學宮無不稱明倫堂文信公題金陵獨揭明德蓋明倫正所以明德明德卽所以明倫也夫人無有疑明倫者而獨于明德往往虛求玄索不思文王仁孝敬慈便是實止是以希明德愈勤而去大道愈遠夫使舍人倫言德則其爲德也祇足以致虛極靈不足以化民成俗夫使舍明德言倫則其爲倫也祇足以應世酬務

查齊齋文抄

中

三

不足以盡性達天然而人終不免二視者何也起于不明知止之義而別等所謂定靜別等所謂安慮卽希至善愈勤而去明德愈遠蓋士之病此非一日矣初求之以見聞不得已求之砥礪不得已求之名理亦不得已又求之以性命終不得曾不知天地經常至精至粹在處範圍無可踰越能見此之爲知止能不他徙之爲定靜安能不中登之爲慮明之於已則格致誠正脩明之於天下則齊治平大道蓋舍是無餘焉子夏名文學而其所謂學則唯賢賢孝親忠君信友孟子道性善亦唯是孩提愛敬曰三代之學皆以明倫人倫明小民親夫古之時倫敬明而人之聞

大學也早卽有聰明才力亦束不得逞而盡由之至善正如在治之金初琢之玉光彩常新不可遏沒今也人多雜學而聞大學者遲矣卽聞而信至善者不真且切若一意明倫又一意明明德其視明德也既見爲心境難持而徒游蕩其神於彼其視明倫也又將爲尋常易竟而反濶略其功於此蓋得馬之奔乍東乍西而歸宿茫如矣卽欲矯焉返之而精志已銷纏縛不易脫明且不得況其日新又新乎哉其施之于世無本末無次第寧不可深歎夫學校之于育賢興行則發足時也予故以人倫至善急爲闡發中庸曰溫故而知新夫庸德庸言故也正所以爲新也吾

查齊齋文抄

四

四

常去南都不遠士一進而觀文信國所書不敢以明德他求而於人倫獨致力志意朗然一新予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卽杜侯所爲作新多士而學師之諄諄屬言者意不在斯乎意不在斯乎杜侯名某某處人親營度凡數四捐俸資若干又贖錢及民義輸者若干始自某月迄某月而學乃一新堂舍齋廡翼翼侯精明敦大他政理無不新而學校亦其大端云學師名某某例得傳書

春王正月朔

先儒嘗疑夫子不宜改正朔殊不知春正用建寅正朔正
未嘗改也唐虞夏皆然若商周建子丑卽以十一月十二
月起年而正月之建寅如故書經曰唯元祀十有二月朔
史秦紀漢高文等紀以冬十月起而十一月十二月及春
夏秋翻次其後所謂改年不改正時然可證第正月起年
則夫子行夏時意其法特不書隱初之兩月以正元年之
四時而二百四十年皆順敘矣夫正一時之變以成萬世
之經所謂明天道定人事樂堯舜裁商周者也故曰知我
罪我其唯春秋夫子猶恐後世不盡明此義每年必謹書

春夏秋冬詳係之月爲不易規若漢武以後全用夏時而

印

本

唐宋史家猶云春夏秋冬某月卽此四字幾成贅已識者
不知識史之贅而漫疑春秋之無義例則過矣且幽風月
令皆用夏時若據周公所作宜從周若據公劉所遵行宜
從商若據不韋所見宜從秦此又不改正之明驗也孟子
云七八月之間旱於今正合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
梁成此正農人築場納稼後其爲夏月明甚唯孟獻子有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說者引爲改正明據然夫子云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蓋非之也至鄭玄註又直以正月建
寅七月建申明與夏正不異若其他種植有早晚災異有

先後此五方風氣然也不可以執爲斷或云周既用夏正

則列公卽位何必皆正月夫卽位不必皆正月也定公之

卽位在六月列公有書有不書故皆不甚可曉繼殺君不

言在位而桓宣則書繼正卽言卽位而隱公不書夫不書

者又焉得輒臆其爲正月耶卽隱之卽位或十一月十二

月而夫子不書從正月起年以明正始未可知也概春秋

全經止畧隱初之兩月耳而月與時本合也且一年之三

月既書元年正月則雖千百年之三月皆可書正月又何

止疑二百四十年而以差爲慮若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

夫以十一月爲正月周未嘗有而傳陰以臆揣至號冬爲

春寒暑失實千古不宜有而傳遂明以臆斷之是夫子未

嘗改正朔而傳若爲改正朔也愚觀蔡氏書傳所辨周正

月建寅在太甲泰誓諸篇最詳又見有杜氏記左傳後序

掘古冢中得書起晉殤叔迄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

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用建寅爲歲首余既喜所見不書

卽位故偶與合其書說紀年編卽夏殷周建寅不異又詳

記隱公後事與左傳同一卷上筮事次第文義皆同杜氏

以爲此書可以有益左氏而名曰師春杜故專尊周正者

豈記此一義爲後人疑證地使余二十五年前早見此書

便可無煩想度

許世子辨 閏八月念三日

春秋書許世子弑君胡氏宗左氏傳以爲不當藥故加之弑也余嘗反覆許傳易嘗言不當藥曰孝子事君盡心力以周旋舍藥物可也是直言事親者不專恃藥物舍之可耳而謂舍爲嘗可乎杜註謂藥實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許氏子不含藥物故加之弑亦未嘗以爲不當也歐陽氏以爲止但不嘗藥則春秋決不書弑春秋既書弑則止決非止不當藥其言最辨然亦未嘗明其所以弑也然則春秋何以書弑夫止蓋自言之矣曰我與夫弑者夫人之殺不殺固不係於其藥之毒不毒也參苓致死烏喙瘡病世之有疾而以藥誤者往往是烏知買之死果不由藥乎且謂藥必須嘗亦非也夫世有以無疾人服之而不傷以有疾人服之而輒大傷者亦往往是烏得謂一嘗藥父遂可不殺止遂可辭弑乎夫止實孝子也不立其位嗔不容粒未踰年死有弑之心者固如是乎不弑而自責爲弑止非僞爲言也誠痛父之深而不得其故且隨藥隨卒不敢謂買之死果非由藥也夫死之由藥與不由藥此真影響難明之際天親至愛死生大故以影響難明之際而遂傲然辭之此在常人流俗決有所不忍而謂止之孝而爲之乎故公羊云君子卽其自責而責之蓋傷止亦以順止也

唯其實加以弑則雖不成爲子而尚責其爲子不成爲子者一時之罪而責其爲子者萬世之心也如是而後不踰年之死尚不爲徒死凡春秋書法卽令爲人子與爲人臣自操管亦終如是止耳蓋必不可已而後律之豈其有以疑似而遂加之者卽晉史書趙盾弑君其義亦然夫身爲當國主死非命罪人一日未得一日未成爲臣卽在他人不可況其家兄弟耶故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盾亦自知之矣夫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是猶責以爲人臣之道也嗚呼名有限而心無窮此聖人之教也穀梁云於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鬼神論 九月十六日

凡世之以有爲自負以才能自矜者皆不知天道者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人之能實鬼神能也鬼神之能先人之能後而務乃以成而世乃以利我于其間何得一有所操柄而負之矜之母乃貪天之工而不知盜者歟若是則將乞求鬼神以自爲能耶傳云國將興聽於民間將亡聽于神是則恃鬼神之道反不免廢人之道唯盡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者也今天心之樂人生全其急于人之自求生全不啻什伯也辟諸子弟多不自愛惜而父母愛惜之獨懇至然必得師焉而朝夕訓正之而子弟以成故師代父者也而鬼神代天者也子弟不善師且日閉閤焉望其改爲若一善可稱師能不懼忻之樂道之乎故夫人心之能感鬼神其捷於子弟之能感師又不啻什伯也縱念念有差鬼神不過陰闕之心惘之耳若一念有善未有不懼忻之樂佑啓之者緣精而通觸物而象先幾而醒當事而提應非尋常思議所可窺測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殷人率民事神先鬼後禮周人尊禮尚施敬鬼神而遠之三代明王未之有易也末世多倡鬼神不足信之說而欽崇敬畏曾一農姬野更不若復直過咎弘多鬼神所棄不存

耳卽不然或一動于善而尚有他夾雜耳若肯利害不營成敗不恤壹唯綱常名義凜凜真誠動處且有已未及知而天已先知者矣其有爲處卽鬼神之爲何所容自負其才能處實鬼神牖之才能何所容自矜從此在在事事各有檢坊各有靈嚮卽詩書日監豈真虛語噫人唯不肯自盡耳若有盡心君子定有以知余言之不謬也

合說九月二十九日

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又云各正性命夫性其命者所以合天性其情者所以坊人其本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世說天命者若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者然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總之不過爲爲不善者作推解說夫世之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則是天之生善人也少而生不善人也多人之得性情之善於天也少而得性情之不善於天也多誣天誣人莫此爲甚凡世儒所最堅持不撓者不過一變化氣質以爲有補世教夫氣質善而人順之使善是以人合天之說也何極易簡若氣質本有不善而人欲變化之使善是以人勝天之說也何極艱難且使天而可勝卽荀子矯性爲善其言不異而世非之何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使天果不齊是純獨文之所有而舉世性情之所無也又非獨世性情之所無而亦天命之所本無也而所謂純粹精者何在乎吾向之辨命辨性辨心辨氣質詳矣近獨舅氏凝翁先生啓新錢先生大遯吾說卽二

先生之與吾反覆辨難不啻數年矣至是忽信不疑又屢囑之告後生使相傳播予喜孟子之言將有明於世也又望世之廓然早有見者多而無若予之隨在而研而憂受乎甚苦也乃特爲記

自記丁巳六月廿一日

凡人心實自有體余從辛亥歲爲合族徭役一至親所牽
幾破壞半歲調劑不見聽煩惱至五六日忽到書舍一息
覺心爲突開晶晶然瑩然躍然如水銀如明鏡頃刻方闔
後以一僕奴賊事爲人用力驅除數日稍息而心復現然
覺初時尚有三四分此則二分餘耳京邸劇冗時亦屢屢
見便不復能細憶丙辰歲爲至親禍患吾姪并同覆溺煩
惱終歲迫急月餘而心體突一開近居間懶廢久矣昨一
事爲友竭盡夕忽心煩煥然白其照最遠境界洞然醒而
息如是者再始一悟人心嗜欲所述障遂昏昏無返還處
玄素文抄 甲

然不到煩惱痛切卽本心不出若口說做好念好尚隔幾
層影響以此思之一生善心不過偶爾乍發豈不重可惶
恐孟子所謂夜氣不足以存幾爲戎革說嗚呼余又以此
悟儒者欲主靜方見心體猶是入門法九余所爲恍惚臆
見者皆日中煩惱時也

辨董九月二十一日

孫子曰甚哉知性之難也荀楊之徒吾無異焉獨異董子
爲醇儒而其言不免駁也執孔子善人吾不得見之說而
以折孟子之性善夫性自善人未必肯爲善如是而不得
見矣疑且所謂善人者終身有善無惡者也夫子獨許同
得一善孟子之門唯樂正子足當之如是而謂之不得見
豈足病性哉董子曰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
未可全爲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
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夫天果不在所
爲之內而人又何以繼天而成于外又曰天之所爲止于

玄素文抄

甲

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
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執樸之能至也夫必謂人之
繼天而進則人之不蠶鳥有繭人之不殖鳥有麻禾人之
不相生相養又烏有性而爲人則天亦一無所爲而止耳
而又惡見天所爲之爲性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
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中人之性如卵如繭卵待復二十
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于教
誨而後能爲善如是則聖人之性其將不待復繅而遂爲
雛繭乎斗筭之性其將繼以復繅而終不爲雛繭乎若聖
人與斗筭皆終復繅而爲雛繭則與中人之性亦一而已

矣而以爲善教誨之所然故不爲性其言不亦駁而無據哉原董子意非不善也必欲嚴責之人而不恃其天耳曾不知孟子道性善謂人皆可爲堯舜而責之人者愈甚使其人誠卽堯舜而于性一無加若少不堯舜而于性大損矣若以性未全爲善人將曰我卽不善何傷豈不塞仁義之途而寬暴棄之習哉吾知遠宗詩書壹稟性善雖盡毀諸儒先之說化我終將守之而已矣老泉深好孟子寔不知孟子者也取其書旣爲批點又從而刪削之可異也昌黎最知孟子其言曰孟氏之死不得其傳焉獨爲性說出入諸家有善惡不齊之見故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

孟子文抄

申

孟子文抄

孟子文抄

九章 十二月初十日
九章之說如莊子逍遙篇指點極明北溟坎也徙於南溟始坎終離也鵬鵬怒飛震也風巽也天之蒼蒼乾也海運兌也去以六月息艮也搏扶搖而上九萬里而斥鴳笑之曰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則坤二之藏也夫易於道術無所不備古未有含道術而立言則未有含易而爲道術者也說者乃獨以坎離之術歸養形家世儒旣已詘其道卽莊子逍遙亦不過以爲寓言見大而已而絕莫有知其所繇來者又如屈子遠遊篇曰晞身九陽離也飛泉漱液坎也八龍爲震豐隆爲巽天閭爲乾湯谷爲兌南疑爲艮而終之以經營四荒周流六極上列缺降大壑無見無聞泰初爲降則八方上下無所不聘而要歸於一中可謂詳闡而世視之亦不過以爲憂時憤悶託之方外仙舉而已矣故逍遙之言曰旬有五日而後返此免乎行猶有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此一中五之說也此二子者一以爲達士一以爲貞臣蓋千古來有志之士無不童而習之浩首而欽焉不服乃道術淵源一出義易卒無有望其涯而涉其津則亦昔人所謂務華絕根者也